

# 我的朋友叫郭然

□ 郑乃谦

“7月下旬，短视频《回村三天，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耗》火爆全网。随之而来的是全网议二舅，就连‘学习强国’的河南学习平台也关注此事。

作为残疾人，二舅的故事引起了我强烈的共鸣之后，不禁想起了挚友郭然：残躯、腋杖与大地构成的等腰三角形，支撑着他的人生，支撑着他的信念。二舅来了，来得轰轰烈烈。郭然却已于半年前故去，饱尝人间冷暖艰辛后悄悄地故去。我翻出来9年前的文字，是为追思。



## ●命运多舛 渴望幸福

2013年冬至临近，天寒地冻，北风刺骨。20时，一阵电话铃声响起，传来了郭然浑厚的声音：“到获嘉了。我和小桂在车上盖三条被子，很暖和，放心吧！”

已经55岁的郭然，宽大黝黑的面庞，浓眉大眼，炯炯有神。线条分明的脸膛，显示出他刚毅的性格。

郭然的命很苦，苦得如同苦胆泡黄连。他出生在1958年，有两个姐姐。1岁多时得了小儿麻痹症，父母费尽周折也未能治愈。严重的后遗症，导致他离开腋杖无法独立行走。

1980年秋天，年逾古稀的父亲上树摘柿子时坠落身亡。老人家是替残疾的儿子干活才意外殒命的，这件事令郭然一辈子自责，一辈子愧疚。送走父亲，家里只剩下他和母亲相依为命。而母亲双目失明，还患有心脏病，长年卧病在床。孤儿寡母，白天想，梦里盼，渴望有位姑娘走进这个家庭。父亲去世9年后，母亲也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人世。昏暗的屋

内，与郭然为伴的除了锅碗瓢盆旧家具外，就是灶君像。面对空荡荡的屋子，他心里也是空荡荡的。过了而立之年，成家立业这些事情八字没一撇，此情此景，他欲哭无泪，万念俱灰。好在他学会了两门手艺——修鞋和炸油条，一人吃饱，全家不饥，生存不是难题。他先后在山门河口、洼村煤矿设摊点，炸的油条又酥又香，很受欢迎。

在村里炸油条时，郭然收留了一位患病的流浪女。这位流浪女的名字叫小桂，后来成了他的媳妇。次年小桂生了一个儿子，这时他已经33岁，总算有了家室、有了儿子，梦想成真，所以干劲更大了。他一边做生意，一边为小桂治病，最终把小桂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。4年后，小桂又生了一个儿子。他多了一个儿子，同时也多了一分责任。

摆摊修鞋别人付钱时，郭然的口头禅总是“算啦，算啦”。对方执意要给时，他总是收得很少，孤寡残疾者

干脆分文不取。在极个别人眼里，修鞋是个不起眼的活儿，所以看不起他。他改行后，人们感到修鞋不方便，这些人似乎才体会到他存在的价值。

郭然不仅会修鞋、炸油条，还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。两个孩子入了学，修鞋的收入不够维持生活，他就停用手摇三轮车，买了一部旧的燃油三轮车，在后边装上电动砂轮，用来磨刀、磨剪子。为了改装三轮车，他买来旧钢材，自己下料，自己电焊，像一个好钳工。有了机动三轮车，延伸了他的活动半径，也算是极大地提高了生产力水平。车斗里边除了行李外，还带有液化气、煤气灶等。铁皮做顶，四周用喷绘广告布围起，俨然一辆多功能大篷车。如此简陋的大篷车只能遮风雨，难以挡严寒，但有了它便能够云游四方。他别出心裁地在篷布上做了广告，大意是两人来自太行深山，为求自立，出门谋生，请大家有活的捧活场，没活的捧入场。

## ●满怀希望 追求梦想

人不能像走兽那样活着，应该追求知识和美德，郭然心中牢记诗人但丁的名言。如此奔波忙碌，并不仅仅是为了生存，他有自己的爱好，挺高雅的爱好，那就是文学。单从名字就可以知道他崇拜哪位作家。

高中毕业后，他写过一部长篇小说，名为《杏花中雨》，长达10万字。没钱买稿纸，他就用收据本。每逢晚上去他家，他就为我念其中的精彩段落，并征求我的意见。这部大作未能付梓，后来手稿失散了

许多。

尝试小说后，郭然又喜欢上写诗。在日杂仓库般的屋内，有一块大黑板，他经常与挚友训超在黑板上写下诗句，互相交流。

郭然认为自己的得意之作是《蜗牛》：

你总是缓缓地爬行，  
那是你天生的秉性。  
你从不迂回任何坎坷，  
留下的是闪光的辙印。

郭然本来收入微薄，又要养活多病的妻子，还要供养两个学生，日子

过得捉襟见肘，十分拮据。1997年时，他曾连续40天没见白面，吃的是玉米粥和自家院子里种的菜。后来政府的低保款，简直成了保命钱。他愿意接受别人帮助，可从不接受可怜与施舍。他干活不贪钱，还钱不拖拉。

虽然生活在社会的边缘，不修边幅，甚至有几分邋遢，但他心灵是纯洁的，挣的是血汗钱，是干净钱。修鞋、磨刀又磨剪子，他像太行山上的小草一样普通，而其自强自立的品格像崖柏一样宝贵。

## ●挑战命运 自立自强

这年初冬，郭然一直带着疾病缠身的小桂，在新乡周围磨刀剪，原因是这一带老乡厚道，不欺生人。几天前回来了，约我晚上到他家去交谈。所谓的家，只是一座孤零零的房子，没有院墙，更没有大门。四个窗子，快30年了还没有安装上窗扇，只好用旧塑料布挡风雨。进入室内，如同穿越回到了上世纪60年代。

夜间，郭然在院子中燃起火来，我俩守着火堆促膝交谈。他比我大4岁，我俩的交往是从1979年秋后开始的。就像石头下的小草，迟早要沐浴到阳光；就像一只暂时受伤的雄鹰，迟早要重返蓝天，这是他给我最初的印象。想学照相、搞摄影，他22岁那年瞒着母亲借了229元，买了一部珠江牌135相机。别小看这200多元，对他来说是一笔巨款，因为当时一个农村壮劳力，全年挣的工分不过价值300多元。由于多种原因限制，他学摄影的想法落了空。30年前，我自学摄影时，他慷慨地拿出自己的相机让我当教具。

作为知心朋友，多年来我们之间坦诚布公，既肯定对方的优点，也提出对方的不足和需要改进之处，

有时还因为对某种事物的看法不同而争论。这几年，他驾驶着三轮车周游各地，扩大了社会接触面，丰富了阅历，为其今后的文学创作积累了丰富的素材，这也是一大收获。火光映照着他黝黑的脸庞，其眼神中并没有流露出悲观与忧愁，不时发出爽朗的笑声。他说现实好像烤火一样，有明亮温暖的一面，也有阴暗寒冷的一面。问他最喜欢哪首描写冬天景色的诗，答曰：最喜欢高骈的《对雪》。说着说着，他仰望夜空，朗诵起来：

六出飞花入户时，  
坐看青竹变琼枝。  
如今好上高楼望，  
盖尽人间恶路岐。

与其说是朗诵，不如说是呐喊。郭然自己肢体有缺陷，妻子则是双重残疾，需要长年服药，还无法正常行走。他不忍心两个孩子辍学，因而处境十分艰难。残疾与贫困对精神的重重折磨，对常人来说实在难以想象，更难以承受。面对严酷的现实，面对人生的挑战，他毫不退让，毫不逃避。残疾的身躯和那根形影不离的腋杖与大地构成一个等腰三角形，支撑他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。

“有情义，有担当，无依无傍我自强”，电视连续剧《大宅门》主题歌，也是对郭然人生经历的最好总结与诠释。不畏条件艰苦，高扬着理想的风帆，徜徉在文学的海洋。他是生活的强人，也是精神的强者。

郭然，好一个铮铮铁骨的男子汉。

数九寒天将至，春节的脚步声愈来愈近。鸟儿归巢，游子返乡，郭然仍要去异乡闯荡，说只要不下大雪，就要坚持，多挣点钱，能还些债，也好过春节。我听了不禁心里阵阵酸楚。凝视着墙上那幅硕大的“福”字挂历，他深沉地说：“50多年来虽然饱受歧视，但许多好心人的恩惠时常温暖着我的心，鼓励我拼搏向前。”正可谓社会蕴含正能量，人间处处有大爱。

隆冬的深夜，寒风仍在不停地怒号。郭然像一颗蒲公英的种子，开始了新一轮的漂泊谋生之旅。我牵挂寒夜中的朋友，久久无法入眠，接通电话后，知道他已安全抵达目的地。无法送去温暖，只能心中默默祈祷。

仁兄郭然，祝你好运！一路平安！